

甘肅石羊河流域方言的正反問句類型

肖雁雲

新疆大學

提要

甘肅石羊河流域方言屬於蘭銀官話河西片。本文全面考察了石羊河流域方言正反問句的類型，結果表明：石羊河流域方言“VP-neg”問句和“VP-neg-VP”問句呈並存狀態，主要有“VP 啊不”“VP 了啊沒”“VP 哩嗎不 VP”“VP 哩嗎沒”等。“VP-neg-VP”的代表形式“V 嗎 / 莽 = 不 / 沒 V”是對金元系白話“X+麼+Y”的直接繼承和發展，“VP-neg”的代表形式“VP+啊/呢/也+不”是對“VP 也無”的繼承與發展，並不是“VP-neg-VP”結構省略否定詞後的 VP 形成的。

關鍵詞

石羊河流域方言，蘭銀官話河西片，正反問句

1. 引言

石羊河流域位於甘肅河西走廊東端，烏鞘嶺以西，祁連山北麓。本文討論石羊河流域六縣區方言，自北向南依次為：民勤、山丹、永昌、涼州、古浪、天祝。其中天祝為石羊河流域的上游，古浪、涼州為中上游，永昌和山丹為中下游，民勤為下游。根據《中國語言地圖集（第2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等編 2012），石羊河流域方言均屬於蘭銀官話河西片。

本文作者系石羊河流域民勤方言母語者，文章使用的語料為作者 2021 年 5 月至 2022 年 8 月先後前往民勤、山丹、永昌、涼州、古浪實地調查所得，天祝方言的語料來自宋珊（2022）。

正反問句又叫反復問句，是由正反並列結構負載疑問信息的一種疑問句類型，它是將同一事情的正反兩面並列起來供被詢問者從中選擇一項進行回答。漢語各方言中的正反問句紛繁複雜，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在石羊河流域山丹方言和涼州方言中，是非問句並不發達，但石羊河流域方言的正反問句十分發達，正反問句與普通話和其他漢語方言相比，既有相似之處，也有其獨特之處，總體來說，異大於同。

普通話正反問句的基本形式為“VP-neg-VP”，能夠進入該句式的否定副詞有“不”和“沒”。邵敬敏（2014）認為，“VP 不？”表示對主觀態度的詢問，是一

種未然體，時間既可指向現在，也可指向將來。“VP 沒有？”表示對客觀情況的詢問，是一種已然體，表達對過去或現在已發生過的動作行為的詢問。因此，兩種結構在語義上的區別主要體現為時體意義的不同。石羊河流域方言表達正反疑問範疇的句法形式豐富多樣，本文從否定詞出發將石羊河流域方言的正反問句分為兩大類：“不”系和“沒”系。

2. “不”系正反問句和“沒”系正反問句的句法形式和分布

普通話中正反問句的基本形式為“VP-neg-VP”，石羊河流域方言有與之對應的若干種形式。“不”系和“沒”系正反問句依據分布地域的廣狹，有以下幾類：

2.1. “不”系正反問句

(一) VP+ 也 / 啊 / 呃 + 不¹

民勤、山丹、永昌三地最常使用“VP+ 也 / 啊 / 呃 + 不”正反問句，一般用於詢問判斷、意願、事實、性質等，關注的是未然性動作事件。這類正反問句的特點是動詞、形容詞後依次接“也 / 啊 / 呃”和否定副詞“不”。三地“也 / 啊 / 呃”和“不”的讀音不同，具體見下表：

表 1-1 石羊河流域方言“VP+prt+ 不”結構“也 / 啊 / 呃”的讀音形式

方言點	民勤	山丹	永昌
讀音	[a]	[iə]	[ə]
字形	啊	也	呃

表 1-2 石羊河流域方言“VP+prt+ 不”結構“不”的讀音形式

方言點	民勤	山丹	永昌
讀音	[pu]	[pa]	[pə]
字形	不	吧	啵 ²

在“VP+prt+ 不”結構中，動詞或形容詞後與否定副詞“不”之間有一個語氣詞，民勤方言讀音為 [a]，記作“啊”；山丹方言讀音為 [iə]，記作“也”；永昌方言讀音為 [ə]，記作“呃”。試比較：

¹ 用於正反問句的謂詞性成分包括動詞和形容詞，但本文不單列“AP-neg”疑問句，僅在需要區別時加以說明，一般使用“VP-neg”表示。

² 為了區分，將山丹方言和永昌方言中的“不”按其讀音分別記作“吧”和“啵”。

民勤：

- (1) 你瞭啊不？（你看不看？）
- (2) 東西忘的車上了，彼們給送啊不？（東西忘在車上了，他們給不給送？）
- (3) 你知道啊不？（你知不知道？）
- (4) 你這會子謀的熱啊不？（你感覺現在熱不熱？）

山丹：

- (1)' 你看也吧？（你看不看？）
- (2)' 東西忘到車上了，那們給送也吧？（東西忘在車上了，他們給不給送？）
- (3)' 你知道也吧？（你知不知道？）
- (4)' 你謀的熱也吧？（你感覺熱不熱？）

永昌：

- (1)" 你看呃破？（你看不看？）
- (2)" 東西忘著車上了，傢們給送呃破？（東西忘在車上了，他們給不給送？）
- (3)" 你知道呃破？（你知不知道？）
- (4)" 這會子謀著熱呃破？（你感覺現在熱不熱？）

石羊河流域方言“VP+prt+不”結構中“不”的讀音形式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以民勤方言為代表的 [pu]，一類是以永昌方言為代表的 [pə]。“不”在石羊河流域方言中都為雙唇音 [p]，聲調為輕聲，各方言中的韻母有所差異。據前期調查，河西走廊的其他蘭銀官話方言中也存在“不”系否定詞，如肅州、高台的 [pə]，玉門的 [pa]。從上述三組例句以及肅州、高台、玉門等地方言的疑問詞來看，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由否定副詞和其後的語氣詞合音而成。具體表現為：山丹、玉門：不+啊→吧；永昌、肅州、高台：不+呃→破。合音詞“吧”“破”與普通話中的“嗎”“吧”都位於句末，但二者性質完全不同。普通話的“嗎”“吧”在句中僅表示疑問語氣，而蘭銀官話河西片方言中的“吧”“破”等合音詞保留著否定意義。

（二）VC+啊不

石羊河流域民勤方言謂詞性成分含能性補語結構的正反問句採用“VC 啊不”結構，用來詢問動作結果是否有可能出現，石羊河流域其他方言不能使用該結構。如：

民勤：

- (5) 這袋子面你扛動啊不？（你能背動這袋面嗎？）
- (6) 商店裏的電話打通啊不？（能打通商店裏的電話嗎？）
- (7) 這些子肉你一頓吃完啊不？（你一頓能吃完這些肉嗎？）
- (8) □_{這麼} [tsaŋ³¹] 大大的個抽抽子，把這些裝下啊不？（這麼小的袋子，能裝這些東西嗎？）

上述例子中的“VC 啊不”相當於普通話中的“能不能 VC”。值得注意的是，普通話中謂詞成分含能性補語結構的正反問句採用“V 得 C+V 不 C”結構，民勤方言中也能使用“得”表示可能，形成“V 得 C？”結構表示疑問，永昌方言和涼州方言同樣採用此結構表示是否有能力做某事。

(三) VP+ 啊不了

石羊河流域方言中“不”系的正反問句可在“啊 / 呃不 / 啵”後加“了”構成“VP 啊 / 呃不 / 啵了”結構，用於詢問是否在繼續做某事，該結構只在民勤方言和永昌方言中使用。如：

民勤：

- (9) 你在蘭州去啊不了？（你還去不去蘭州了？）
- (10) 今年個再種蔥啊不了？（今年還種不種蔥了？）
- (11) 娃子電子琴學啊不了？（兒子還學不學電子琴了？）
- (12) 七月半鄉里去啊不了？（農曆七月十五還去不去鄉下了？）

永昌：

- (13) 五一上上金川呃啵了？（五一的時候還去不去金川了？）
- (14) 屋裏凍呃啵了？（屋裏還冷不冷了？）
- (15) 你再吃呃啵了？（你還吃不吃了？）
- (16) 過年饅饅做呃啵了？（過年還做不做饅饅了？）

該句式的結構層次為“VP+ 啊 / 呃不 / 啵 + 了”，表示知道對方已經在做某事或在原定要做某事的前提下，詢問對方是否繼續要做某事，或某種曾經存在的狀態是否依然存在（邢向東 2006: 250）。因此，“VP+ 啊 / 呃不 / 啵 + 了”結構含有預設義，此處的“了”是體助詞和語氣詞的結合體。

(四) VP 哩嗎 + 不 + V

“VP 哩嗎 + 不 + V”主要在古浪方言和天祝方言中使用，該結構可以用來詢問一般存在或正在發生的事情，也可以詢問將要發生的事情。“VP 哩嗎 + 不 + V”結構將動詞的正反兩項共現，具有強調作用。如：

天祝：

- (17) 你飯吃哩嗎不吃？（你吃不吃飯？）
- (18) 你華藏寺去哩嗎不去？（你去不去華藏寺？）
- (19) 你覺著玲玲下午會子來哩嗎不來？（你覺得玲玲下午會不會來？）

古浪：

- (20) 你上學哩嗎不上？（你上不上學？）
(21) 雞兒餵哩嗎不餵？（餵不餵雞？）
(22) 那說的行哩嗎不行？（他說的行不行？）

在以上例句中，VO 語序和 OV 語序並存，但 OV 語序使用頻率更高。

（五）VP+ 哩 + 不

天祝方言的正反問句中還常使用“VP+ 哩 + 不”結構，謂詞性成分既可以是光桿動詞，也可以是動賓短語，動賓短語常使用 OV 語序。如：

天祝：

- (23) a. 你街上菜買去哩不？（你去不去街上買菜？）
(24) a. 扎西家阿奶家去哩不？（扎西去不去他奶奶家？）

“VP+ 哩 + 不”結構中謂詞性成分以單音節動詞居多，與“VP 哩嗎 + 不 + V”結構相同，都是用於詢問正在發生或將要發生的事情。“VP+ 哩 + 不”結構是“VP 哩嗎 + 不 + V”結構的簡省形式。試比較：

天祝：

- (23) b. 你街上菜買去哩嗎不去？（你去不去街上買菜？）
(24) b. 扎西家阿奶家去哩嗎不去？（扎西去不去他奶奶家？）

例（23–24）中 a、b 兩組例句表達的語義完全相同，a 組例句更加精簡，省略形式符合語言的經濟型原則。

（六）VC+V 不 C

“VC+V 不 C”結構在古浪方言和天祝方言中最為常見，是表示能願的述補結構的正反問句，用於詢問答話人是否有能力完成某個動作，通常在強調語境中使用。如：

古浪：

- (25) 天爺還沒有黑著，你睡著睡不著？（天還沒有黑，你能不能睡著？）

天祝：

- (26) 豆子胡[＝]嘟[＝]硬，你吃動吃不動？（豆子特別硬，你能不能吃動？）

2.2. “沒”系正反問句

普通話對已然發生的事實進行詢問時，主要使用“VP+沒+VP”結構。石羊河流域各方言與之對應的結構有三種：“VP+也/啊/呢+沒”“VP+了/來+(也)+沒(有)”和“VP+哩嗎+沒有+VP”。

(一) VP+啊/呢/啦+沒

“VP+啊/呢/啦+沒”結構在石羊河流域民勤、山丹和永昌等地方言中使用。這類正反問句是對謂語所表述的動作行為或性狀特點進行詢問，可以詢問石羊河流域方言的多種時體類型。在“VP+啊/呢+沒”句式中，各地否定副詞“沒”的讀音存在差異，民勤讀[miei]，山丹讀[mə]，永昌讀[mu]。具體見表 1-3：

表 1-3 石羊河流域方言“VP+prt+沒”結構“沒”的讀音形式

方言點	民勤	山丹	永昌
讀音	[miei]	[mə]	[mu]
字形	沒	麼	沒

“VP+啊/呢/啦+沒”結構主要在以下幾種情況中：

當詢問領有情況時。如：

民勤：

(27) 彼們屋裏有水啊沒？（他們家有沒有水？）

(28) 您_{你們}屋有們口_{這麼} [tsaŋ³¹] 大啊沒？（你們家有沒有我們家這麼大？）

山丹：

(29) 口_{你們} [ŋiəu²¹²] 和我有一樣的呢麼？（你們有沒有和我一樣的？）

(30) 大娃子身上有錢呢麼？（大兒子身上有沒有錢？）

詢問領有情況時，只有“領有”義動詞能夠進入該結構。普通話中與該結構對應的有兩種形式：“有 O 沒有”和“有沒有 O”，石羊河流域方言中可以用“有 O 啊/呢沒”和“有沒有 O”來表示，但是當地人使用“VP+啊/呢+沒”結構更加親切自然。

當詢問存在的情況時。如：

永昌：

(31) 傢_在 [tee⁵³] 屋裏呢沒？（他在不在家？）

(32) 秤砣子_在 [tee⁵³] 你那些呢沒？（秤砣在不在你那裏？）

當詢問完成、經歷的情況時。如：

民勤：

(33) 衣裳買上啦³沒？（衣服買了沒有？）

(34) 把飯吃掉啦沒？（把飯吃完了沒有？）

永昌：

(35) 你口_到[tee⁵³]蘭州去過呃沒？（你去過蘭州沒有？）

(36) 你吃過百香果呃沒？（你吃過百香果沒有？）

山丹：

(37) 媽媽那們吃呃麼？（媽媽他們吃了沒有？）

(38) 你今個上去呃麼？（你今天上去沒有？）

在以上三組例句中，永昌方言和山丹方言的情況比較一致，民勤方言比較特殊。永昌、山丹方言在詢問某動作、狀態是否已經完成或經歷過時，謂詞性成分後以不帶“了”為常，形成“VP+ 呃 + 沒 / 麼”結構；而民勤方言的謂詞性成分後一般要出現“了”，形成“VP+ 啦（了啊）+ 沒”結構。

當詢問持續的情況時。如：

民勤：

(39) 你爸爸在那些喧謊兒的啊沒？你爸爸在那裏聊天沒有？——喧的呢。/ 沒有。

(40) 您_{你們}上午寫作業的啊沒？你們上午寫作業沒有？——寫的呢。/ 沒寫的。

永昌：

(41) 燕燕的鋼琴再學著呃沒？燕燕還在學鋼琴還嗎？——學著呢。/ 沒學著。

(42) 金川的紫荊花花子開著呃沒？金川的紫荊花還開著嗎？——開著呢。/ 沒開著。

在例（39-42）中，句中帶有持續體助詞“的 / 著”，形成“VP+ 的 / 著 + 啊 / 呃 + 沒”結構，用於詢問某種行為、狀態或事件是否在持續，句子不具有預設義。

（二）VP+ 了 / 來 + 沒有

涼州、古浪和天祝方言常使用“VP+ 了 / 來 + 沒有”來詢問曾經是否發生過某事，相當於普通話中的“VP 了沒有”。如：

³ 民勤方言中的“啦”是由完成體標記“了”和其後的語氣詞“啊”合音而成。

涼州：

(43) 你見傢來沒有？（你見他了沒有？）

(44) 過年轉去來沒有？（過年出去轉了沒有？）

天祝：

(45) 扎西傢阿奶家去了沒有？（扎西到奶奶家去了沒有？）

(46) 櫃子上灰揮了沒有？（櫃子上的灰揮了沒有？）

古浪：

(47) 你吃了沒有？（你吃了沒有？）

(48) 字寫了沒有？（你寫作業了沒有？）

在這一小類中，VP 可以是光桿動詞、動賓結構、動補結構等。其中“來”和“了”都是石羊河流域方言中的完成體標記，相當於普通話中的“了”。我們認為，這一形式的正反問句應是借用形式，而非方言中的固有形式。

（三）“VP+ 哩 / 了 / 著嗎 + 沒有 + (VP)”

“VP+ 哩 / 了 / 著嗎 + 沒有 + (VP)” 結構一般在天祝方言和古浪方言中使用，該結構的簡略形式是“VP+ 哩 / 了 / 著嗎 + 沒有”，VP 是說話以前發生的動作行為。如：

天祝：

(49) 這些們再搗蛋了嗎沒有？（這些小孩再調皮了沒有？）

(50) 阿奶，你最近腿疼著好些了嗎沒有？（奶奶，你最近腿疼好一點了沒有？）

(51) 家的娃娃們一掛³回來著哩嗎沒有？（他的孩子們全部都回來了沒有？）

(52) 老媽衣裳洗完了嗎沒有洗完？（媽媽洗完衣服了沒有？）

綜上，石羊河流域方言的正反問句從結構上看有“VP-neg”和“VP-neg-VP”兩種類型，否定副詞“不”和“沒”都可以出現在上述兩種結構中。具體見表 1-4：

表 1-4 石羊河流域方言正反問句的結構類型

	VP-neg						VP-neg-VP		
	VP- 不			VP- 沒			VP- 不 -VP	VP- 沒 -VP	
	VP- 啊 - 不	VC- 啊 - 不	VP- 哩不	VP- 啊 - 不了	VP- 啊 - 沒	VP- 了 - 沒有	VP- 哩嗎 - 不 -VP	VC-V 不 C	VP- 哩嗎 - 沒 - (VP)
民勤	+	+	-	+	+	-	+	-	+
山丹	+	-	-	+	+	-	+	-	+
永昌	+	-	-	+	+	-	+	-	+
涼州	-	-	-	-	-	+	-	+	-
古浪	-	-	-	-	-	+	+	+	+
天祝	-	-	+	-	-	+	+	+	+

3. “不”系和“沒”系正反問句的語義表現

3.1. “不”系正反問句和“沒”系正反問句的語義比較

“不”系和“沒”系正反問句都要求說話人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與是非問句一樣屬於真性問句。普通話中的否定詞“不”和“沒（有）”都能進入“VP-neg”和“VP-neg-VP”問句，但從語義上看，二者明顯不同。邵敬敏（2014）認為“VP不？”詢問的是主觀態度，是一種未然體，時間可指現在或將來；而“VP沒有？”問的是客觀情況，是一種已然體，詢問過去或現在已經發生了的動作行為。邵敬敏、王鵬祥（2003）認為，這一規律同樣適用於陝北方言，他們從“實現與未實現”“主觀願望或能力與客觀效果或結果”“靜態與動態”“慣常性、相對永久的恆態活動與偶然的或一次性的暫態活動”等四方面對陝北方言的“VP不？”和“VP沒？”進行了比較。綜合二者的觀點和石羊河流域方言的語言事實，石羊河流域方言的“不”系和“沒”系正反問句主要可從以下三方面進行比較：

（一）實現與未實現

“不”系正反問句表示對未然態的詢問，詢問尚未發生的動作或行為；“沒”系正反問句一般是對已然態進行詢問，詢問已經發生或實現了的動作或行為。如：

民勤：

- (53) a. 您在蘭州去啊不？（你們到蘭州去不去？）
b. 您在蘭州去啊沒？（你們去蘭州了嗎？）

例（53a）“去啊不”是對尚未實現的動作或行為的詢問，例（53b）“去啊沒”是對動作或行為是否實現的詢問。

永昌：

- (54) 明個天傢念書去呢啲？（明天他去不去上學？）
(55) 那天個的會傢去呢沒？（那天的會他去了沒有？）

例（54）是對未然態的情況進行詢問；例（55）是對已然態的情況進行詢問。

（二）主觀願望或能力與客觀效果或結果

山丹：

- (56) 那今個走也吧？（他今天走不走？）
(57) 那今個走掉也麼？（他今天走了沒有？）

例(56)詢問的是當事人的主觀意願或態度，例(57)著眼於“走沒走”這一客觀結果。

(三) 慣常性行為、相對永久的恆態活動與偶然暫態活動

民勤：

(58) 你舅舅彼喝酒啊不？(你舅舅喝不喝酒？)

(59) 你舅舅彼喝酒啊沒？(你舅舅喝酒了嗎？)

例(58)詢問平常的習慣或愛好，是一種經常狀態，是恆態的；例(59)是一種偶然暫態活動。

由此不難看出，“不”系和“沒”系正反問句在語義上的區別主要體現為時體意義的不同。與普通話正反問句不同的是，石羊河流域方言同一否定副詞構成的正反問句有時在語義上具有雙重性。大多方言正反問句形式和意義之間表現為一對一的對應關係，而石羊河流域方言“沒”系正反問句的形式與意義之間有時存在一對多的關係，既可以詢問慣常性行為、正在進行的動作或行為，也可以詢問動作或行為是否已經發生過或已經完成。如：

民勤：

(60) a. 彼吃羊肉的啊沒？(他平時吃羊肉嗎？)

b. 彼吃羊肉的啊沒？(他是不是正在吃羊肉？)

(61) 彼吃羊肉了啊沒？(他吃過羊肉了嗎？)

例(60a)詢問的是一種習慣性的、恆久性的行為，是一種未然體；例(60b)詢問的是正在進行的動作行為或正在持續的狀態；例(61)詢問的是曾經發生的動作行為，例(60b)和例(61)都是已然體。

根據汪國勝、李翌(2018)，雙重語義型正反問句在南北方方言中均有分布，如上海、嘉興、天台、賀州、藤縣、豫南、婁煩等地。這類雙重語義型問句主要有兩方面特徵：一是句末否定詞使用頻率較高；二是表示已然問句需要添加體標記來幫助句義表達。在石羊河流域方言中，表示已然態的“沒”系正反問句在表達單一的語義時，句中可以添加體標記，但由於位於句末的否定詞“沒”本身已經標識了句子的時態意義，因此句中體標記的使用與否並不會影響句義的表達。但是在雙重語義型“沒”系正反問句中，在句末否定副詞語義繁華或多義性特徵的影響下，正反問句需要憑借體標記來表達時體意義，如例(60a)使用慣常體標記“的”，詢問是否具有某種慣常行為；例(60b)使用持續體標記“的”，詢問正在持續的狀態或進行的動作行為。

3.2. “VP 啊不了”的語義內涵

這裏重點關注“VP 啊不了”式正反問句，根據前期調查，這類問句只存在於石羊河流域的民勤方言和永昌方言，流域其他方言暫未見使用。“VP 啊不了”正反問句表達的語義內涵為：詢問是否繼續要做某事或某種屬性是否還在繼續。在調查中，石羊河流域其他方言表達該語義時通常使用“VP 不 VP 了”和“還 VP 不 VP”。如前文例子：

民勤：

(62) 你在蘭州去啊不了？（你還去不去蘭州了？）

(63) 娃子電子琴學啊不了？（兒子還學不學電子琴了？）

永昌：

(64) 五一上上金川呃破了？（五一的時候還去不去金川了？）

(65) 屋裏凍呃破了？（屋裏還冷不冷了？）

上述正反問句與“VP 啊不？”正反問句形式相似，不同點在於多了一個“了”，“了”的有無決定了這兩種句式語義的不同。“VP 啊不？”正反問句重在詢問要不要做某事，提問者並不知曉對方的主觀意願或態度，句子不含預設義；而“VP 啊不了”重在詢問對方是否繼續要做某事或仍要做某事，提問者已經知道對方正在做的事情，只是在詢問是否要繼續該動作或行為，句子含有預設義。如：

民勤：

(66) 明個訓練啊不？（明天訓練不訓練？）——訓練呢 / 不訓練。

(67) 明個訓練啊不了？（明天還訓練不訓練了？）——訓練呢 / 不訓練了。

例（66）旨在詢問對方的主觀意願，例（67）詢問“明天是否繼續要訓練”。從語義上不難看出，二者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了”上。“VP 啊不了”問句提問者在詢問之前對問題是事先知道的；而“VP 啊不”則沒有這種事先確知。

邢向東（2005）指出，陝北沿河方言有一類“VP 不了”正反問句，該句式用來詢問是否要繼續做某事或某種狀態是否持續。這種正反問句表達前述語義內涵時，主要起作用的是位於句末的“了”。邢文認為，位於句末的“了”是當事時助詞兼語氣詞，表達已然態。“了”在句子中起時製作用，句子的預設義由它帶來。關於該句式的來源，邢文認為該句式當是由“不 VP 了”結構位移後形成的，不是“VP 不 VP 了”正反問句省略後面的 VP 後形成的。

我們贊同邢向東（2005）所提出的“VP 不了”正反問句中“詢問是否要繼續做某事或某種狀態是否持續”的語義是由句末的“了”帶來的。同樣認為石羊河流域的民

勤和永昌方言中的“VP 啊不了”正反問句表達的語義也是由“了”帶來的。但是關於民勤方言和永昌方言“VP 啊不了”正反問句的形成，應當不是“VP 不 VP 了”正反問句省略後面的 VP 後形成的，“VP 不 VP 了”正反問句在民勤方言和永昌方言中不能成立。我們認為，民勤方言和永昌方言中“VP 啊不了”正反問句當是在“VP 啊不”的基礎上形成的。主要有以下幾點理由：一是“VP 啊不”是民勤方言和永昌方言最慣常使用且固有的正反問句形式，“VP 啊不了”當是在固有形式不變的基礎上添加表示時體意義的標記“了”，改變語義後形成的。添加或改變體標記而表達不同的語義在石羊河流域方言中較為常見。二是若邢文所說的“它是‘不 VP (著) 了’通過移位後形成的，我們是否可以理解為“VP 不了”是以“不 VP 了”為基礎而產生的，關於二者產生的時間先後，還有待進一步考究。三是“VP 啊不”和“VP 啊不了”兩種正反問句在語義上有相似之處，前者重在詢問主觀意願或態度，後者重在詢問這種意願、態度或動作是否要繼續下去，二者語義上的接近可能會導致外在形式上的趨同。因此，我們認為石羊河流域民勤和永昌方言中的“VP 啊不了”正反問句是在基式“VP 啊不”的基礎上添加體標記“了”形成的。

3.3. “VP+ 也 / 呃 / 啊 + 不 / 沒”問句中“也 / 呃 / 啊”的語義及性質

在民勤、永昌、山丹等方言中的“VP-neg”問句中，肯定項和否定項之間會出現“啊”“呃”“也”等語氣詞，構成“VP+ 啊 / 也 / 呃 + 不 / 沒”正反問句，“啊”“呃”“也”等語氣詞是強制出現的，不能刪除，刪除後句子無法成立，如：

民勤：

- (68) a. 彼在學里去啊不？（他去不去學校？）
 b. * 彼在學里去不？
- (69) a. 彼在學里去啊沒？（他到學校去了嗎？）
 b. * 彼在學里去沒？

郭校珍（2008）將晉語、閩語、吳語、山東官話等方言中位於肯定項和否定項之間的“勒”“呀”“哩”“來”等成分稱為“中置成分”，並認為上述成分都能表達一定時體意義，是體標記或體標記同衍音詞的共現（合音）而非語氣詞。我們認為，不同方言中位於肯定項和否定項中間的成分，性質不一定相同，不能一概而論。在山西、內蒙、陝北、河北北部的晉語區中，位於肯定項和否定項中間的成分多承擔時體意義，“勒”“呀”“哩”“來”等成分承擔的時體意義各不相同。而在石羊河流域民勤、山丹、永昌等方言中，“啊”“呃”“也”並不表達時體意義，有兩點原因：一是民勤、山丹、永昌方言中位於肯定項和否定項之間的語氣詞“啊”“呃”“也”既可以用於表示未然態的“VP+ 也 / 啊 + 呃 + 不”中，也可以位於表示已然態的“VP+

也/啊/呢+沒”中，如例（58–59）；二是在表示已然態的“VP+也/啊/呢+沒”問句中，語氣詞“啊/也/呢”可以與表示完成、實現意義的助詞共現，如例（61）。因此，石羊河流域方言正反問句的時體意義並不由句中的“啊”“也”“呢”來承擔，而是由位於句末的“不”或“沒”承擔。

4. “VP-neg”問句和“VP-neg-VP”問句的共存

在石羊河流域方言中，“VP-neg”問句和“VP-neg-VP”問句呈並存狀態，但這兩種類型的問句在石羊河流域方言中呈現並存狀態。具體來說，位於石羊河流域上游和中上游的天祝、古浪和涼州等方言以使用“VP-neg-VP”問句為常，而中下游和下游的永昌、山丹和民勤等方言以“VP-neg”問句佔絕對優勢。從地理位置來看，以涼州為界，據敏春芳（2021），涼州以南、以東的永登、蘭州、榆中、白銀等方言中多使用“VP-neg-VP”問句；涼州以西的張掖、臨澤、高台、酒泉等方言多使用“VP-neg”問句。

“VP-neg”和“VP-neg-VP”兩種形式的問句在石羊河流域方言中雖然並存並用，表達的語義基本相同，但在語氣上具有差異，這種語用上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在不常使用“VP-neg-VP”問句的民勤、永昌、山丹方言中，當表達強調語氣時，一般使用“VP-neg-VP”結構，不用“VP-neg”結構。兩種結構語氣強弱可表示為：“VP-neg” < “VP-neg-VP”。“VP-neg”問句單純表達疑問，而“VP-neg-VP”問句在表達疑問的基礎上，還帶有強調和提醒的意味。試比較：

民勤：

- (70) a. 你吃啊不？（你吃不吃？）
b. 你吃呢莽不吃？（你吃還是不吃？）

例（70a）表達疑問語氣，例（70b）除了表達疑問外，還表示強調、提醒的意義。

第二，在不常使用“VP-neg-VP”問句的民勤、永昌、山丹方言中，當表達追問、催促的語氣時，一般使用“VP-neg-VP”問句。“VP-neg”是語氣較為和緩的一般性問句，沒有表達出說話人強烈的主觀傾向，不能用於追問的語氣。在表達追問的語境中，問話人對提問的問題比較重視，迫切希望聽話人作出回應，因此為了表達更加有力以及需要引起對方的注意時，使用“VP-neg-VP”問句。

5. 石羊河流域方言正反問句的疑問功能

石羊河流域方言的兩類正反問句“VP-neg”和“VP-neg-VP”在語義和疑問功能相當於普通話中表真性問的“嗎”類是非問句。以民勤方言為例：

民勤方言

- (71) a. 你走山裏去啊不？
 (72) a. 彼給蘭州來啦沒？
 (73) a. 你明個去呢莽³不去？

普通話

- b. 你去山裏嗎？
 b. 他從蘭州回來了嗎？
 b. 你明天去不去？

例(71a)的預設為“你去山裏”和“你不去山裏”，疑問焦點是“走山裏去啊不”。例(72a)的預設為“他從蘭州回來”和“他沒從蘭州回來”，疑問焦點為“來啦沒”。例(73a)的預設為“你明天去”和“你明天不去”。三組例句都存在兩種預設，問話人無法確定答話人的回答，因此屬於有疑而問。從回答的方式來看，民勤方言正反問句的答語主要針對句子的疑問焦點進行回答，兩種句式的疑問焦點停留在並列的兩個正反選項上，例(71a)的肯定回答是“去呢”，否定回答是“不去”；例(72a)的肯定回答是“來了”，否定回答是“沒有”；例(73a)的肯定回答是“去呢”，否定回答是“不去”。以上三組例句的答句在回答方式上都是對正反結構選擇“正”或“反”的形式作答。普通話中性是非問句同樣從正反兩方面進行提問，並要求聽話者從正反兩方面進行回答，普通話是非問句的預設、焦點以及回答方式都與民勤方言一致，因此，二者在語法意義和語法功能上都是相同的。

在石羊河流域方言中，兩種不同結構的正反問句句法位置是不自由的。普通話正反問句保留了並列選擇短語的功能，不具有傳疑性，句法位置比較靈活，可以自由出現在主語和定語位置上。而石羊河流域方言的正反問句“VP-neg”只具有傳疑功能，不能出現在主語、定語位置上，“VP-neg-VP”結構除了傳疑外，還有其他功能。以民勤方言為例：

普通話：

- (74) a. 參加不參加的問題由你決定。

民勤：

- (74) b. * 去啊不你各人定去吧。
 c. 去莽³不去你各人定去吧。

朱德熙(1985)指出：大部分“VP不VP”型方言里的反復問句和動詞並列式詞組同形，都是“VP不VP”，如北京話……而在合肥、蘇州、昆明等方言中，反復問句句式和由動詞的肯定式與否定式構成的並列式詞組互相對立，二者形式不同，功能也不一樣。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對立在某些“VP不VP”型方言里也存在，如陝北清澗話。在石羊河流域民勤、山丹和永昌方言中，存在類似現象。以民勤方言為例，正反問句以“VP啊不”為主，同時也有“V莽³不V”結構，但此處的“V莽³不V”是由動詞構成的並列式詞組。試比較：

民勤：

- (75) a. 你買啊不？_{你買不買？}——買呢 / 不買。
b. 你買莽^不不買？_{你買不買？}——買呢 / 不買。
c. 買莽^不不買你各人瞭望去吧。（買不買你自己決定吧。）
- (76) a. 你說啊不？_{你說不說？}——說呢 / 不說。
b. 你說莽^不不說？_{你說不說？}——說呢 / 不說。
c. 說莽^不不說敢就口_{這麼} [tsaŋ³¹] 個相了。（說不說也就這樣了。）

在例（75c）和例（76c）中，“V 莽^不不 V”是由動詞構成的並列詞組，與“VP 啊不”不在一個層面上。

6. 石羊河流域方言正反問句的形成

關於石羊河流域方言正反問句的形成，黃大祥（2016）認為，民勤方言中的“X+啊+不/沒”是“X+啊+不/沒 X”的省略形式或緊縮形式，而“X+莽^不+不/沒 X”沒有相應的緊縮形式，也就是說，語氣詞“莽^不”不能有“X+莽^不+不/沒 X”格式。據調查，民勤、山丹和永昌方言口語中幾乎無人使用“X+啊+不/沒 X”結構，而多使用“X+啊+不/沒”和“X+莽^不/嗎+不/沒+Y”結構，因此我們認為，“X+啊+不/沒”並不是“X+啊+不/沒 X”的省略或緊縮形式。陝北晉語中也存在“VP-neg”和“VP-neg-VP”結構的正反問句，邵敬敏、周娟（2007）認為，陝北方言的“VP-neg？”問句應該屬於正反問句的省略格式，它要求聽話人在正反和是否兩個對立項之間確定一項作為回答，其中句末的否定詞“不”或“沒”後一般能夠補出 VP 或 VP 的一部分。邢向東（2006: 259）指出，邵文所舉“否定詞‘不’或‘沒’後一般能夠補出 VP 或 VP 的一部分”的句子，在方言口語中大部分是補不出來的。結合石羊河流域中民勤、山丹和永昌等地的方言事實來看，口語中同樣難以補出 VP 或 VP 的一部分。如：

民勤：

- (77) a. 彼來啊不？（他來不來？）
b. * 彼來啊不來？
- (78) a. 娃娃睡著啦沒？（孩子睡著了沒有？）
b. * 娃娃睡著啦沒睡著？

永昌：

- (79) a. 你知道呢啲？（你知道不知道？）
b. * 你知道呢啲知道？
- (80) a. 你們口_到 [tɛe⁵³] 外面吃飯去呢啲？（你們去外面吃飯嗎？）
b. * 你們口_到 [tɛe⁵³] 外面吃飯去呢啲吃飯去？

在例(77-80)的a組例句中，“VP-neg”結構對應的b組“VP-neg-VP”結構在當地人的口語中難以接受，因此我們不將“VP-neg”看作“VP-neg-VP”的省略形式。

在民勤、山丹和永昌等地方言的“VP-neg-VP”結構中，無論否定詞為“不”還是“沒”，後項的VP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省略，不能省略為“VP-neg”結構。如：

民勤：

(81) a. 你吃了莽²沒吃？(你吃沒吃？)

b. * 你吃了莽²沒？

(82) a. 今個的課上莽²不上？(今天的課上不上？)

b. * 今個的課上莽²不？

至於天祝方言中的“VP-哩-不”結構，宋珊(2022)認為，“V-哩/了-neg”的正反問形式可以看成是“OV-哩/著/了嗎-neg-V”結構的省略形式，但是前者的表達更為精煉。

在民勤方言中，當VP為單音節詞時，形成“VP-neg”結構，如“你去啊不？”“彼來啦沒？”。普通話正反問句的基本格式為“VP-neg-VP”，當VP為動賓結構或是其他複雜成分時，一般會形成兩種變式：“VO-neg-V”和“OV-neg-V”，二者僅僅是在語序上存在差異。漢語方言中“VP-neg-VP”式正反問句主要有三種變式：“VO-neg-V”“VO-neg-VO”和“V-neg-VO”。“VO-neg-VO”式在正常交流中並不佔優勢，當動詞後所帶賓語較為複雜時，整個句子顯得囉嗦，不符合語言的經濟性原則，因此使用頻率較低。朱德熙(1991)討論了“VO-neg-V”和“V-neg-VO”兩種句式在漢語方言中的分布情況，指出“VO-neg-V”句式大體分布在河北、山西、河南北部一直延續到陝西、甘肅、青海的廣大地區；“V-neg-VO”句式在西南官話、粵語、吳語、閩語、客家話以及一部北方官話(山東話、東北話)地區使用。這樣看來，“VO-neg-V”句式大體分布在北部地區和西北地區，“V-neg-VO”句式大體分布在西南地區和東南地區。邵敬敏、周娟(2007)進一步考察了漢語方言中的“VO-neg-V”和“V-neg-VO”兩種類型的正反問句，發現在北方方言中主要使用“VO-neg-V”結構，中部方言和南部方言主要使用“V-neg-VO”結構，但在湘語、贛語和客家話等南部方言中存在“VO-neg-V”和“V-neg-VO”兩種格式並存的現象。縱觀漢語方言全局，“V-neg-VO”結構處於優勢地位。根據我們調查，石羊河流域方言中“VP-neg-VP”類型的正反問句既有“VO-neg-V”結構，也有“OV-neg-V”結構，但是OV語序更佔優勢，究其原因，我們推測是受到了流域周邊的漢藏語系和阿爾泰語系諸語言的影響。

7. 石羊河流域方言正反問句的歷史發展和類型學意義

石羊河流域方言“VP-neg”和“VP-neg-VP”的否定詞既可以是“沒”，也可以是“不”。我們在上文中提到，“VP-neg-VP”結構不能脫落後一個“VP”轉換為“VP-neg”結構，因此，我們認為石羊河流域方言中“VP-neg”和“VP-neg-VP”兩種結構與漢語史上的這兩種格式基本對應，方言中的兩種句式是並行的正反問句類型，二者沒有同源關係，它們是對“VP-neg”和“VP-neg-VP”兩種正反問句的直接繼承與發展。

朱德熙（1985）指出，反復問格式中的“K-VP”“VP-neg-VP”這兩種不同類型的反復問格式“無論歷史上還是在現代始終互相排斥，不在同一種方言里共存。”朱文的研究引起了學界的熱烈討論，後來一些學者指出，“K-VP”和“VP-neg-VP”兩種句型可以在同一種方言中並存，有的方言中甚至存在兩種句型糅合在一起的混合型“K-VP-neg-VP”，如安徽合肥、江蘇蘇州、廣東汕頭等。隨著研究的逐步深入，余靄芹（1996）等指出，在“K-VP”和“VP-neg-VP”兩種反復問句的基礎上，還存在一類“VP-neg”反復問句。石羊河流域方言沒有“K-VP”類型，存在“VP-neg”和“VP-neg-VP”兩種類型的正反問句。

早在秦代或戰國末期的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中已經出現“VP-neg-VP”句式，後來該句式在文獻中突然消失，出現了“斷層現象”，一直到唐代，“VP-neg-VP”句式才重新出現在唐詩、變文和禪宗語錄里（朱德熙 1991: 328）。劉開驊（2008: 243）提供了秦至唐之間“VP-neg-VP”句式連貫發展的例證。如：

- (83) “汝叛布薩耶？”答言：“叛布薩不叛布薩，今當知。我二十年已來，十四日布薩十四日來，十五日布薩十五日來。如是叛布薩不叛布薩耶？尊者自知。”（《摩訶僧祇律》，22/469c）
- (84) 佛言：“為作淨不作淨？”答言：“不作。”（《摩訶僧祇律》，22/479b）
- (85) 王時語言：“識我不也？”答言：“不識。”王言：“汝識某甲不識？”向王看，然後慚愧。（《雜寶藏經》，4/459a）

據袁衛華（2012），近代以前，“VP-neg-VP”結構更多出現在秦簡中，主要表現為“V不V”和“VO不V”兩類形式。在唐宋時期的禪宗語錄中，《壇經》中出現2例“VP不VP？”，《神會和尚禪話錄》中有11例，《景德傳燈錄》中有5例，《祖堂集》中22例，《五燈會元》中出現了91例，又分為“V不V？”“VO不VO？”“VO不V”三式，未出現“V不VO”式。到了元明之際，“VP-不VP”形式完備，已成為正反問句的基本類型之一，主要用於詢問一般或未然情況的“VP不VP”，有時也可以用來詢問已然情況的“VP未/沒VP”。

石羊河流域方言中的“VP-neg-VP”結構常表現為“V嗎/莽²不/沒V”形式，“V嗎/莽²不/沒V”句式不獨見於石羊河流域方言中，在西北方言中廣泛分布，如寧夏固原、寧夏同心、陝西西安、陝西寶雞、甘肅臨夏、甘肅蘭州、甘肅文縣、青海西寧等。張安生（2003）認為，“X+嗎+Y”句式是近代金元系白話“X+M+Y”疑問句句式地域性演變的結果，西北方言中“X+嗎+Y”句式來源於“X+麼+Y”結構，我們贊同其觀點。石羊河流域中的永昌方言和山丹方言該結構使用的語氣詞分別為“麼”和“嗎”，民勤方言中使用語氣詞“莽²”，“莽²”乃“嗎”的音轉。石羊河流域各方言的“X+嗎+Y”句式的具體用法基本一致，就“嗎/莽²/麼”的性質而言，各地也基本保持一致。“嗎/莽²/麼”一般讀作 [ma]、[maŋ]、[mə]，語音上接近。我們認為，石羊河流域方言中的“V嗎/莽²不/沒V”是金元白話“X+麼+Y”的直接繼承和發展。

“VP+啊/呃/也+不”和“VP+啊/呃/啦+沒”是屬於“VP-neg”類型的正反問句。朱德熙（1991）、吳福祥（1996）等指出，“VP-neg”式見於文獻的時間可追溯到西周時期。七十年代岐山董家村出土西周中期的王祀衛鼎銘文中有：“正乃訊厲曰：汝賈田不？”。先秦時期進入該結構的否定詞為“不”和“否”；入漢後，“未”開始進入這一格式；魏晉六朝時期，否定副詞“非”進入該結構中；南北朝時期，“無”開始進入“VP-neg”結構；到了唐代，“VP-無”結構大量出現；晚唐五代起，“VP-也無”句式開始常見，此結構更多見於宋代禪宗語錄中。據袁衛華（2012），“VP-也無”句式在《五燈會元》“VP-neg”式正反問句中出現 343 次，所佔比重最大，多達 47%（袁衛華 2012: 114）。

關於正反問句的來源，梅祖麟（2000）和朱德熙（1985）都認為“為VP不”和“為VP不VP”是現代漢語正反問句的兩個源頭。“為VP不”到唐末還演變成“還VP不”和“還VP也無”等形式……這就是現代清潤話“VP也不”一類反復問句的來源（朱德熙 1985: 10-20）。宋金蘭（1993）認為，絲路漢語的“VP啊/也不”反復問句與“VP也無”“VP也不”句式是一脈相承的，其中的語氣詞“啊”是“也”的義音之轉。我們的看法與上述相同，石羊河流域方言中的“VP+啊/呃/也+不”是對“VP也無”的繼承與發展，不是“VP-neg-VP”結構省略否定詞後的VP形成的。石羊河流域方言“VP+啊/呃/也+不”結構中的語氣詞“啊[a]”“呃[ə]”當是“也[iɛ]”的語音弱化形式。在民勤方言和永昌方言中，“也”一般不會獨立使用，常常緊跟在其他音節之後讀為輕聲，很容易發生吞音現象而使得韻頭[i]丟失。民勤方言中的副詞“也”在句首讀[ia]或[iə]，在其他非句首位置讀[a]；永昌方言中副詞“也”在句首讀[iə]，在其他音節後讀[ə]，可謂是這種現象的旁證。

8. 結語

綜上來看，甘肅石羊河流域方言的“VP-neg”和“VP-neg-VP”正反問句呈並存狀態，但“VP-neg”型正反問句的使用頻率更高。從地域分布看，石羊河流域中下游

和下游的永昌、山丹、民勤三地多選擇使用“VP-neg”問句，上游和中游的天祝、古浪和涼州傾向於使用“VP-neg-VP”問句。從歷史來源看，石羊河流域方言的兩類正反問句的來源不同，“VP-neg-VP”的代表形式“V 嗎 / 莽² 不 / 沒 V”是對金元系白話“X+麼+Y”的直接繼承和發展，“VP-neg”的代表形式“VP+啊/呃/也+不”是對“VP也無”的繼承與發展，並不是“VP-neg-VP”結構省略否定詞後的VP形成的。

鳴謝

本研究得到 2024 年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學術團隊項目“語言接觸視域下西北民族地區瀕危和接觸語言研究”（編號：24VJXT016）；2024 年度新疆大學博士科研啓動項目“蘭銀官話河西片、北疆片方言語法深度調查與研究”（編號：620324005）；2024 年度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天池英才”青年博士計劃的支持。感謝《中國語文通訊》編輯部和兩位匿名評審專家提供的寶貴的修改意見。

參考文獻

- Guo, Xiaozhen (郭校珍). 2008. *Shanxi Jinyu Yufa Zhuanti Yanjiu* 山西晉語語法專題研究 Shanghai: 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Huang, Daxiang (黃大祥). 2016. Gansu Minqin fangyan de xuanzexing wenju: Jianlun qi “X+a+Y” jushi de lai yuan 甘肅民勤方言的選擇性問句——兼論其“X+啊+Y”句式的來源 *Fangyan* 方言 1. 79–85.
- Liu, Kaihua (劉開驊). 2008. *Zhonggu Hanyu Yiwenju Yanjiu* 中古漢語疑問句研究 Ha'erbin: Heilongjiang Renmin Chubanshe 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 Mei, Zulin (梅祖麟). 2000. *Meizulin Yuyanxue Lunwenji* 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Min, Chunfang (敏春芳). 2021. *Gansu Fangyan Yufa* 甘肅方言語法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Shao, Jingmin (邵敬敏). 2014. *Xiandai Hanyu Yiwenju Yanjiu, zengding ben* 現代漢語疑問句研究（增訂本）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Shao, Jingmin (邵敬敏) & Pengxiang Wang (王鵬祥). 2003. Shaanbei fangyan de zhengfan shifei wenju: Yige leixingxue de guodu geshi yanjiu 陝北方言的正反是非問句——一個類型學的過渡格式研究 *Fangyan* 方言 1. 40–48.
- Shao, Jingmin (邵敬敏) & Juan Zhou (周娟). 2007. Hanyu fangyan zhengfan wenju de leixingxue bijiao 漢語方言正反問句的類型學比較 *Jinan Xuebao* 暨南學報 2. 108–118.
- Song, Jinlan (宋金蘭). 1993. Silu Hanyu fangyan yufa de liangge tezheng 絲路漢語方言語法的兩個特徵 *Qinghai minzu yanjiu* 青海民族研究 3. 50–56.
- Song, Shan. (宋珊). 2022. *Gansu Tianzhu xian (Huazangsi zhen) Hanyu fangyan cankao yufa* 甘肅天祝縣（華藏寺鎮）漢語方言參考語法 Lanzhou: Lanzhou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蘭州：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Wang, Guosheng (汪國勝) & Zhao Li (李墨). 2018. Hanyu fangyan “VP-Neg” wenju de leixing ji fenbu 漢語方言“VP-Neg”問句的類型及分布 *Huazhong Shifan Daxue Xuebao, renwen shehui kexue ban* 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5. 115–124.

- Wu, Fuxiang (吳福祥). 1996. *Dunhuang Bianwen Yufa Yanjiu* 敦煌變文語法研究 Changsha: Yuelu Shushe 長沙：岳麓書社。
- Xing, Xiangdong (邢向東). 2005. Lun Shaanbei Jinyu yanhe fangyan de fanfu wenju 論陝北晉語沿河方言的反復問句 *Hanyu Xuebao* 漢語學報 3.28–36.
- Xing, Xiangdong (邢向東). 2006. *Shaanbei Jinyu Yufa Bijiao Yanjiu* 陝北晉語語法比較研究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Yu, Aiqin (余靄芹). 1996. Guangdong Kaiping fangyan de zhongxing wenju 廣東開平方言的中性問句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4. 279–286.
- Yuan, Weihua (袁衛華). 2012. “Wudenghuiyuan” yiwennu yanjiu 《五燈會元》疑問句研究 Wuhan: Wuhan Daxue boshi xuwei lunwen 武漢：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Zhang, Ansheng (張安生). 2003. Ningxia Tongxinhua de xuanzhexing wenju: Jianlun xibei fangyan “X ma Y” jushi de laili 寧夏同心話的選擇性問句——兼論西北方言“X嗎Y”句式的來歷 *Fangyan* 方言 1. 28–39.
-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uyan Yanjiusuo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Minzuxue yu Renleixue Yanjiusuo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Xianggang Chengshi Daxue Yuyan Zixun Kexue Yanjiu Zhongxin (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 (eds.). 2012. *Zhongguo Yuyan Dituji, di'er ban* 中國語言地圖集(第二版)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Zhu, Dexi (朱德熙). 1985. Hanyu fangyan li de liangzhong fanfu wenju 漢語方言裏的兩種反復問句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1. 10–21.
- Zhu, Dexi (朱德熙). 1991. “V-neg-VO” yu “VO-neg-V” liangzhong fanfu wenju zai Hanyu fangyan li de fenbu “V-neg-VO” 與 “VO-neg-V” 兩種反復問句在漢語方言裏的分布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5. 321–332.

The Types of A-not-A Questions in the Dialects of the Shiyang River Basin in Gansu Province

Yanyun Xiao

Xin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Dialects of the Shiyang River Basin in Gansu belong to the Hexi subgroup of the Lanyin Mandarin. The paper comprehensively examines the types of A-not-A questions in these dialect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both the “VP-neg” and “VP-neg-VP” types of A-not-A questions coexist in the Shiyang River Basin dialects, with common forms including “VP *a bu*”, “VP *le a mei*”, “VP *li ma bu VP*”, “VP *li ma mei*”, and so on. The form “V *ma/mang bu/ mei V*”, which represents “VP-neg-VP”, is a direct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Jin Yuan vernacular “X+*ma*+Y”. Meanwhile, “VP+*a/e/ye+bu*”, a representative form of “VP-neg”, is a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VP *ye wu*”, and is not derived from the omission of the negation in the “VP-neg-VP” structure.

Keywords

Shiyang River Basin dialects, Hexi subgroup of the Lanyin Mandarin, A-not-A questions

通訊地址：烏魯木齊 天山區 新疆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學院

電郵地址：1486489061@qq.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5月16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4年10月17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4年10月21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4年11月7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5年1月24日

